



critic

# 洛楓評沈偉的《舞繪》

## 舞與畫的視窗與畫框

文：洛楓  
美國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學博士，香港電台《演藝風流》節目主持；著有演藝評論集《情書光影》、《迷城舞影》等。



圖：洛楓



評論場次 +

26.03.2016 16:00

地點 +

亞洲協會香港中心

# 當

「繪畫」與「舞蹈」跨界聯繫的時候，會呈現怎樣的觀看問題？靜態的畫、流動的肢體，如何建構我們的視窗？而「視窗」與「畫框」之間又是甚麼關係？美籍華人編舞家沈偉在亞洲協會香港中心展演的《舞繪》(Dance Strokes)，是一個結合大型油畫展覽與環境舞蹈的作品，先從室內的畫廊啟動，再轉上天台的空中花園，蜿蜒流徙的體驗人在畫外、舞蹈其中的意蘊！

沈偉的畫糅合了中國傳統山水水墨和西方抽象油畫的表達技巧，以厚重的色塊營造質感、線條、空間與筆法的形態，近看和遠觀卻有截然不同的視覺效果。他的用色其實很簡約，黑、白、灰之間滲有淡黃或棕色的變調，顏色疊著顏色拉動畫布空間的延伸，沒有具象，祇憑觀者心象的投映，遠看有些像是奇山、險峰、怪石或流動的水、漩渦的風眼、抓亂的枝桠，近看卻是一種力度躍然而起，顏料彷彿身體的肌肉、關節和神經系統，充滿旋動、凝止或扭曲的意態，流溢動量和動感！在這種基調下，當沈偉的舞者穿上黑白灰的薄衣，從畫廊的暗角緩緩步出的時候，無論是輕柔的彎身、伏地再站立轉圈，還是沉潛的抬腿或在半空中擺動雙手，都讓身體化成了筆觸/Strokes，肢體的移轉猶如畫筆滑動的走向，空間化成了畫布，作為觀眾的我們也不能避免被牽連其中，成為畫框的內容，由是畫中有畫、框中有框 (frame-in-frame)，你在看人家的風景，自己也裝飾了別人的視窗！尤其是會場容許拍照，於是舉目四處都是手機的屏幕，在互相複製又複疊的過程上，是畫像、舞像、心象、視像重重交匯，不斷循環建構我們的視野，遠近、高低、橫看、直觀，祇緣身在無數框架中，進入或步出，帶點魔幻的身不由己！

離開室內的畫廊，《舞繪》的第二部分移師外面的天台，那是一處中式園林的建築設計，卻位於港島金鐘半山的地段，三面矗立無數玻璃帷幕大廈，另一面是綠色的樹木叢林，是一種城市與自然、後現代與原始的混合景物，穿上桃紅、金黃、彩藍、青綠、黑色等七色繽紛緊身連體衣的舞者，分別以天空、地

板、水池、樹林、木橋、石屎高台作為身體剪影的空間，舞於流動的風景、變化的視線時間慢慢流逝，日光和天色層層幻化，舞蹈與環境相連，不但跟建築的地貌呼吸與共，表現人與城市、自然共存或拉扯的張力，同時也彰顯了時間的感官意識，讓人置身其中領受陽光的變向、雲層的遷移，甚至風的力度、市聲的重量……然後舞者以撞色效果跟油彩共舞，紅配綠或黃撞藍，再次以身體作為畫筆，在物理的地景、抽象的心景繪畫線條與色塊，再任由觀眾自行捕捉。

認識沈偉的作品，從2006年「新視野藝術節」開始，當時他上演兩個舞碼《春之祭》和《天梯》，前者的舞台鋪設了沈偉的巨型畫幅，後者的動作編演充滿雕塑韻味；然後來到2012年，同樣也是「新視野藝術節」的項目，沈偉帶來《限界》和《熒》，《限界》是舞蹈與科技的跨媒體試驗，而《熒》卻是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堂的環境舞蹈，同樣是舞者跟顏料翻動、印刻和塗抹的設計。沈偉自幼學習中國戲曲、書法和繪畫，奠定良好的扎實基礎，成年後遊學和定居紐約，薰陶於西方的現代舞與現代藝術，中年遊歷西藏、柬埔寨和絲綢之路，開啟了對宇宙和自然的反思；就這樣沈偉集合幾種不同藝術素養的訓練，同時橫渡東西方的文化邊境，很能體現混雜跨界的風格和特色，他不走戲劇路線，也不追求現實映照，相反的，無論舞蹈還是繪畫都取向於抽象、超現實、哲理和詩化的境界，力求在簡約中返回原初的身體律動、光影組合與物質存在，講求空間構圖及其留白，著重觀眾心裡狀態的自行琢磨，不著痕跡，祇留餘韻。沈偉一路走來，已經在世界或華人舞壇建立獨具一格的「簽名樣式」(signature)，然而，從《熒》到《舞繪》，已經反覆使用顏料與舞蹈的台景，如何走出變化？或許是下一次藝術相遇的期待！此外，這些套路怎樣跟我們處身的當代世界聯和，彼此折射？也是未來的關注，藝術家即使選擇沉凝、內斂、知性、抽象概念的發展脈絡，依然不能脫離眼前四周的生活版圖，於是，便有理由盼望能夠聽到更多沈偉對時代敲動的心聲與脈搏！